

## 于火车擦肩而过时说爱你

佟雨航

那年中秋节前夕，我去北京参加一家杂志的笔会。笔会结束的那天刚好是中秋节，我拒绝了朋友的盛情邀请，直奔火车站买了下午的火车票，登上了返回哈尔滨的特快列车。由于在中秋节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前回家过节了，因此我乘坐的这趟列车上的乘客并不多，车厢里很安静，大家都在心里默默想念着家乡和亲人，憧憬着和家人团聚的美好时刻。

在我对面坐着一个小伙子，他不时地抬起手腕看手表，脸上有着期待和激动的表情。忽然，他从座位上站起来，一脸歉意地对车厢内的乘客说：“实在对不起大家了，我和列车员联系好了，一会儿暂时关一下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不便，请大家多多包涵。”大家都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要关灯，小伙子的脸一下就红了，他说：“一会儿会有一列火车从对面经过，车上坐着我的未婚妻，我们刚刚在电话里约定好，当两列火车擦肩交错的那一刻，她在她的窗口处亮一束光，我在我的窗口处也亮一束光，我们借此看对方一眼——我们已经半年多没见面了。”

听了小伙子的话，车厢内的乘客都被感染了，以鼓掌来表示支持。这时，我们听到有一列火车轰鸣着从远处驶来，接着这节车厢的灯熄灭了，大家陡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小伙子赶紧拿出一支早已准备好的手电筒，他左手举着手电筒，右手拿着一枝红玫瑰，脸紧紧地贴在车窗的玻璃上，眼睛殷切地盯着对面，车厢内的乘客也都和他一样，聚精会神地望向窗外。

皎洁的月光下，山峦、田野都镀上了一层银辉。“呜呜，呜呜——”一列火车呼啸着与我们这列火车擦肩而过。我们看到，对面那列火车上有一节车厢也是漆黑的，只有一个窗口亮着一束光，一个女孩的情影清晰地印在车窗玻璃上，她一只手持着发光的手机，另一只手举着一盒月饼。小伙子向对面使劲地挥动着手里的玫瑰花，那个女孩也使劲地晃动着手里的月饼。两列火车相会后一闪而过，小伙子和他未婚妻的“团圆”只有短短的几秒钟，便闪电般地结束了。但是我想，这一刻在他们彼此的心里已是永恒。

## 家里饭

张金刚

知悉我在北京，好友功哥热情约饭。说是好友，缘于投缘，几次合作后交集并不多；小我数岁，却称功哥，缘于他的热情豪爽。我正纠结于他的“来家里吃饭”会不会过于叨扰，他又补充：“自己人才会喊你来吃‘家里饭’，添双筷子的事儿！”我感动并欣然赴约。

到了功哥家，一进门便是扑面的火锅香味，还有功哥小两口略带调侃的寒暄。电视时为谈资时为背景地开着，片刻，火锅底料欢快翻涌。豆腐、土豆、萝卜、菠菜、白菜、香菇、金针菇、羊肉卷，再配麻酱、香葱、韭菜花调和的蘸料，陆续围着火锅摆了满桌，还有半瓶汾酒调节气氛。

这感觉，久违了。天南地北、家长里短、人生感悟，全都就着火热称意，一筷筷、一杯杯畅快下肚儿。功哥与新婚不久的妻子不时逗趣，撒了满屋“狗粮”，正好被我们嘻哈下了酒。饭罢，一只盛了白菜的精致瓷盘露出真容，典雅的深蓝、明快的白格，盛上切块儿的火龙果，养眼又养胃。

临行，功哥硬是塞给我一只手提袋，装了火龙果、柿子、梨，与我分享。在这偌大的陌生的城市，能吃上一顿家里饭，我认这个兄弟。

家里饭，总是那样让人心生温暖。卸下一切，不必端着，装着，应酬着。此刻，只关乎情谊，关乎吃饭，关乎桌前的你我，走入对方的生活，心近情深。随着时光渐老，愈发不爱在外面吃饭，甚是迷恋那一口儿充满人情味的家里饭。

当年相亲，只第一面，未来丈母娘便留我在家吃饭。我意欲请客下馆子，她却说：“就家里吃，外面花钱不说，还不如家里卫生。”我洗洗手，如她家一员般择韭菜、包饺子、洗菜端菜，略显拘谨地吃了第一顿家里饭。

妻子后来悄悄说：“其实在家里吃饭是在‘考察’你。当然，吃饺子也是有讲究的，意思是我家同意，‘捏在一起’。”听后，我欣然一笑，从此韭菜鸡蛋馅儿水饺成了我家每个重要纪念日的必备主食，近二十年未曾变过，包进饺子的，是我俩美好的回忆。

或许，真的只有在家里吃饭才能体现那份真情。那日陪妻子回她儿时的老家，虽然老院已破败，可那株老梨树却依旧翠绿，结了满树梨子。邻居大爷已九十多岁，看到曾经的小丫头回来，拄着棍子，颤颤巍巍笑呵呵地迎过来，非要拽到家里吃饭。

他们说：“去村里饭馆随便吃点儿就好。”大爷似是玩笑似是生气地嗔怪：“那到大爷家随便吃点儿不行？嫌饭不好呀？小时候，这丫头可是常趴我家饭桌呢！”我和妻子对视一笑，只好乖乖搀着大爷回家。

小院简朴整洁，开满月季、蜀葵，与大爷乡村教师的身份很是相衬。大爷的儿媳、孙女忙着做饭，妻子赶忙搭把手，我陪大爷聊他的从教史。

花园锦簇的小院，支起餐桌，大瓷碗盛上杂粮粥，搭配大缸腌制的萝卜咸菜，还有香葱拌豆腐，土豆、粉条、豆角、腊肉烩菜；主角粽子

“金山银山”。粮食亩产已超过千斤，塑料大棚的问世更是使土地发生了蝶变，成为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在我们这里的穆李行政村，一个柔弱的农民妇女顿俊玲，流转200亩地建起了50个塑料大棚，种植草莓和火龙果、柠檬、苦苣等，引来城里采摘大军络绎不绝。她还发展起了乡村旅游业，增加了村民们的收入。这只是泥土嬗变的一个缩影，全国各地不断建起的塑料大棚、陆续兴起的乡村游，都是无法估量的财富。

土地上起小楼，是近几年的又一道风景。到农村随便转一转，新瓦房、小洋楼比比皆是，诉说着生活的巨变。泥土不但养育了人类，还拥有跳动的文化

符号。考古发现，在西周之前，人们就用泥土烧制陶俑等艺术品了。到了大秦时代，泥土的制品更是有了质的飞跃，秦始皇兵马俑更是震惊了世界，这支阵容强大的陶俑军队，制作工艺无比娴熟精致。泥土的烧制技术一直延续了数千年，在现代，天津有个泥人张，专门用泥土雕塑各种人物，作品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赋予了泥土更多的内涵和新意。我们家乡有个残疾男孩，专注于泥塑，以大写意的风格和技艺，捏出了各种人物、禽兽，件件特色突出、风格迥异。有一年，他还把作品带到海南参展一个国际峰会，引得与会各国元首夫人赞不绝口。

泥土虽然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物质，但它对人类的贡献有目共睹，价值无法估量！

泥土虽然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物质，但它对人类的贡献有目共睹，价值无法估量！

谁会在大热天躺马路边睡觉。

娟姐掏出手机拍照。我心里咯噔一下，她平时爱拍照发微信朋友圈和抖音，难道她要把工人睡觉的照片传到网上？我委婉地建议娟姐：“这么热的天，他们睡马路边，多不容易呀！咱帮不了啥忙，最起码的尊重应该有。”

娟姐忙解释：“我不是发朋友圈，我是拍一下这个地方，等下让卖冰糕的大姐给他们送几瓶冰水过来。”

前面路口有个卖冰糕的大姐，娟姐指着手机屏幕让大姐看了下这些工人午睡的地方，然后买了七瓶冰镇的矿泉水，拜托大姐等工人们

睡醒后，给他们送过去。

到了商场，娟姐和我说起了刚才的事情。她说：“几瓶水，花不了多少钱，刚才我若是自己送过去，一是打扰到人家休息，二是他们还得感谢我，不如让大姐送过去。大姐肯定告诉他们，是一个路人买了送他们的，他们想感谢也找不到人，这样大家都轻松。”

娟姐做好事不留名，她心里坦然，我也很感动，于是请娟姐喝了杯加冰的奶茶。她或许不知道，我请她喝奶茶不是因为第二杯半价，而是对她买冰水送工人一事的支持与认可。不过这样也好，我们也都轻松。

泥土虽然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物质，但它对人类的贡献有目共睹，价值无法估量！



## 难忘的一次创作笔会

袁海马

在我24年的军旅生涯中，有许多往事至今仍记忆犹新，但最让我难忘的，还是一次创作笔会。

1986年12月，我时任四川省军区教导大队三中队教导员，因为我爱写作，省军区文化处决定让我作为代表参加成都军区举办的创作笔会。当我知道这个消息后，既欣喜，又担忧，欣喜的是我有幸参加这样高级别、高水平的笔会，是一次难得的极好学习机会；担忧的是我当时还是文学创作的门外汉，怕写不出好作品，辜负了部队首长的希望。

第二天，按照通知要求，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从部队出发，乘坐公共汽车前往成都军区军医学校招待所报到，参加了为时5天的成都军区文化部、《西南军事文学》杂志社联合举办的军事文学创作笔会。5天的时间里，我根据中队阿坝州金川县籍学员张永清的真实爱情故事，创作了一篇《梨花恋》纪实文学，歌颂的是一位藏族军官与一位农村残疾女青年的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稿子经过笔会的几次讨论，反复修改，特别是经过省军区文化处处长、军队作家丁隆炎亲自斧正，我的第一篇文学创作稿件《梨花恋》终于在《西南军事文学》杂志、《青年世界》杂志、《四川文化报》和《家庭与生活报》发表。

参加那次笔会，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认识了西藏军区政治部文化处干事杨晓敏。我比杨晓敏年长两岁，他比我晚两年当兵。因为我们都是河南人，所以特别投缘。在5天的笔会期间，我们有空就一起聊天，摆龙门阵，说家乡话。一天晚饭后，我和杨晓敏，还

有其他3位笔友，一起在军营操场散步。“杨干事，都说西藏是神奇的西藏，有什么神奇的呢？”我的问话一出，杨晓敏便打开了话匣子。西藏有许多神奇的地方，在我们边防部队的一个哨所，虽然是高山峻岭，但那是一个天然的野味库，那里的兔子特别多，战士捉兔子不需要用枪打，只需要“雪地围兔”或“开门缉兔”，就有吃不完的兔肉。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散完步，我们回到寝室，我躺在床上，心想杨晓敏讲的这个故事，是一篇很有趣的新闻。我立马翻身起来，把这个故事的概况写在了笔记本上。

创作笔会结束后，回到部队的时间已进入了1987年。我忙里偷闲，利用晚上时间把杨晓敏给我讲的边防哨所捉兔子的故事，写成了一篇趣闻，题目就叫《西藏有座兔子山》。

稿子写成后，我将其装进信封，贴上8分钱的邮票，通过邮局寄往相关报纸。随后，光稿费就收到500多元。在1987年，500多元还是笔可观的收入。我用这笔钱购买一台双卡收录机，算是为家里添了一个像样的家具。

军区创作笔会圆了我的文学梦，提升了我文学创作的兴趣和欲望。自从那次笔会以后，我就坚持文学创作，无论工作怎样变动，职务如何变更；不管是在部队，还是转业地方，我都笔耕不辍。几十年来，每年都有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新闻作品在报刊发表。特别是2013年，我退休以后，又担任了温江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执行秘书长，仍把文学创作当作退休生活的一大乐趣。



暮色亦得欢

刘英卉 摄